

[费讷隆是古典主义最后的代表]

两部对话录浓缩了他的美学主张

首次译成中文出版

经典对话录

亡灵



WANGLINGDUIHUALU

对话录

[法] 费讷隆◎著 周国强◎译

《经典对话录》，选收对话录文体中的经典之作，涉及哲学、政治、艺术、道德各方面，从中我们可以聆听人类文化史上智慧交锋的声音，领略先贤哲人谈吐的气度和技巧，感受语言和思想的力量。

西安出版社

〔费讷隆是古典主义最后的代表〕

两部对话录浓缩了他的美学主张

首次译成中文出版

经典对话录

亡灵 对话录

WANGLINGDUIHUALU

〔法〕费讷隆◎著 周国强 译

《经典对话录》，选收对话录文体中的经典之作，涉及哲学、政治、艺术、道德各方面，从中我们可以聆听人类文化史上智慧交锋的声音，领略先贤哲人谈吐的气度和技巧，感受语言和思想的力量。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亡灵对话录/ (法) 费衲隆著; 周国强译. —西安:
西安出版社, 1998 (2009. 6 重印)

(经典对话录)

ISBN 978 - 7 - 80594 - 506 - 4

I. 亡… II. ①费…②周… III. ①辩论②古典主义—法
国—中世纪 IV. H019 1565. 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4916 号

经典对话录

亡灵对话录

作 者: (法) 费衲隆 著 周国强 译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85264440

邮 编: 710061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兴源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 75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2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594 - 506 - 4

定 价: 32. 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序 言

PREFACE

● 吕同六

近

几年，偷闲阅读和翻译了一些散文，也写了点相关的序跋之类的文字。不晓得什么缘故，很多次都忽然想起了对话录，想起了它独具的品位，它的兴盛和衰落。

对话录，作为一种文体，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显出繁荣的景象。色诺芬、琉善、西塞罗，尤其是柏拉图，都是这种文体应用自如的高手。柏拉图这位学识渊博、才华冠世的大思想家，喜爱用对话体写作，在皇皇巨著《理想国》和三十六篇采用对话体的力作中，以苏格拉底代表他自己，同谈话的对方就特定的命题展开辩论，借用提问、推理、诱导等方式，一问一答，由近及远，以浅喻深，循序渐进，达到作者预先设计的思辨的结果。

柏拉图的对话录，写对话双方不同观点的对立与冲突，前后铺垫照应，中间顿挫跌宕，真可谓淋漓尽致，一击数鸣，而且文辞生动，耐人回味，熔戏剧性和哲理性于一炉。柏拉图的对话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无疑是对古希腊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一大贡献。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个思想最为活跃、开放，文学艺术最为昌盛、多姿的时代，它也给对话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翻开这一时期意大利文学大师们的作品，对话录俯拾皆是。抒情诗人彼特拉克的《秘密》，集诗人、画家、建筑师、数学家于一身的阿尔贝蒂的《论家庭》，人文主义者卡斯蒂里奥尼的《侍臣论》，大诗人



塔索的《解放了的耶路撒冷的辩护》，哲学家、诗人布鲁诺的《论英雄激情》，思想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等，无不采用对话录的样式。这成了那个时代散文作家们积极效仿的一种时尚，或者借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一道亮丽的风景。

同古希腊、罗马对话录比较，文艺复兴时期的对话体作品显得更加紧凑，命题集中，论证透辟。阿尔贝蒂所写的伦理作品《论家庭》的旨趣在于，宣扬人应当智育与体育全面发展，弘扬人文主义关于和谐、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作者挥动一杆羽笔，把双方的话语全聚焦于这一命题，然后在面对面的论战中，像剥笋似的，层层剖析，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作家们在这种文体中似乎找到了摆脱冗长、乏味的说教，表现其新颖的思想和超群的智慧的最佳载体。雄辩和激情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在达到透辟地论证的旨趣的同时，又平添了引人入胜的吸引力。

文艺复兴运动衰落之后，费讷隆当是对话体文学的一位重要代表。这位当过大主教的法国教育家、作家，写出了两部很有特色的作品《论雄辩》《亡灵对话录》。他提出的雄辩的宗旨是给人教育和使人变得更优秀的主张，他阐发的演说艺术的原则，演说艺术与哲学的关系，他对浮夸文风的批评，对专制主义的抨击，都极具个性和力度，是对西方对话体文学宝库的新奉献。在这位被誉为古典主义最后一位代表的作品里，已可见出启蒙主义思想的闪光。

19世纪，是意大利文学中对话录文体的又一繁荣时期。莱奥帕尔迪，这位被誉为但丁、彼特拉克之后最优秀的诗人，也是一位卓越的散文家。他写的对话体散文集《道德小品》，开了这一文体的新生面。莱奥帕尔迪生活在民族复兴运动跌入低谷的封建复辟时期。崇尚理性，同社会逆境的剧烈碰撞，赋予他的对话录以时代的声光色相。《道德小品》里的二十多篇散文，正是这位抒写时代与个人痛苦的浪漫主义诗人心灵世界的充分表露，抒情的诗意、明理的思辩交相辉映。

对话体的应用并不止于散文，它也被一些小说家所青睐。法国作家狄德罗就一连写了两部对话体小说《拉摩的侄儿》《宿命



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在《拉摩的侄儿》中，作者借助“我”和拉摩的侄儿在咖啡馆里进行的辩论，揭示社会矛盾，宣传启蒙思想。对话双方的言谈，既针锋相对，又相辅相成，多侧面、多层次地表达了启蒙主义者狄德罗的理念，灵动地勾画了主人公独特的精神面貌。这部对话体小说以它特有的辩证性深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喜爱。

在当代文学中，采用对话录文体的作家已不多见。不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却是一位得心应手地应用对话体的高手。他发表于1978年的长篇小说《内心生活》，凡408页，全部用女主人公德西黛里娅同作者“我”的对话写成。小说以1968年席卷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为背景，通过作者“我”的提问，德西黛里娅的叙述，一表一里，循环推进，鲜活地描绘了一个反叛家庭、反叛社会、反叛一切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女青年的自画像。她的“内心生活”，正是大动荡时代“社会生活”的写照。小说对话体的又一妙处在于，它似乎向读者揭示，这一切并非作家在讲她的故事，而是女青年在作发自内心的坦白，从而突出了话语主体形象的真实性和普遍性。

两年以后，莫拉维亚又一次返回对话体。当时他出版了一部文集，其中一篇对话录，系莫拉维亚同罗马大学五名大学生的对话。双方围绕意大利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学生运动，展开辩论，唇枪舌剑，各抒己见，尖锐、坦率，而文章的题目，更是既叫人心头悸动，又难以摆脱诱惑：《审判莫拉维亚》。

如今，对话体遭到了冷落。时代变了，要重现对话录的辉煌，自然不太现实。但是，每当阅读古今外国文学大家熠熠生辉的对话体作品，便难免生出感慨。而每当看到今日风靡于荧屏的形形色色的电视辩论大赛的盛况，便又不禁萌生这样的想法：这种以正方、反方的形式展开的辩论，不正是古老的对话体文学作品在最流行的大众媒体上的翻版吗？

看来，对话录并未丧失生命力。对于今日之读者，对话体作品依然提供着难以替代的思想认识价值、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而对于今日之作家、批评家，对话录依然应当是他们驰骋文坛运



经 / 典 / 对 / 话 / 录

JINGDIANDUIHUALU

用的一种精良兵器。

因此，当西安出版社以令人称道的学术眼光，提出选题，邀请我主编“经典对话录”丛书，我欣然允诺。丛书选收了六位作家，上自古典时代，下迄 19 世纪，涵盖古希腊、罗马、意大利和法国；所有作品，均从原文译出。应该说，这样的规模，实在是挂一漏万，难以囊括众多的珠玑之作，小说创作也未能顾及；如果读者能借此窥见经典对话体作品之一斑，编者、译者和出版者也因此可聊以自慰了。

雄辩的费讷隆

谭立德

记得那一年在巴黎访学，看完影片《莫里哀》走出影院时，已是华灯齐放。天，正下着濛濛细雨。我的思绪仍沉浸在影片的氛围里。信步走去，不觉到了圣絮尔皮斯广场。广场一侧教堂旁的喷水池中央，端坐着三个世纪前在这儿任住持的法国著名作家、教育家费讷隆(1651—1715)的石雕像。周围的灯光，水的波光，在迷蒙中交相辉映，仿佛给石雕像添上了一层神圣的光彩。费讷隆的面容显得如此亲切、和蔼，我不禁想起他在《亡灵对话录》里的一句名言：“对于人类来说，美德比生命更宝贵。”

说起费讷隆，中国读者感到颇为陌生，因为，作为作家，他远不如与他同时代的莫里哀、拉辛、高乃依那么声名卓著，但是，他在法国，几乎可以说妇孺皆知。因为，他不仅是位作家，还是一位闻名的天主教的大主教，杰出的教育家。离我住处不远，便有一所“费讷隆中学”，这所建于1893年的百年老校，是巴黎第一所女子学校。早在三百年前，费讷隆在他的第一部作品《论女子教育》(1687)中，就提出女子教育的重要性，针砭当时常规教育的弊病。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并不是把女子培养成可笑的女学究，而是教她们认清和理解生活的实践。因为女子的教养关系到儿童的成长，她们应该学习正确地阅读、写字。费讷隆崇尚简单、自然、朴素，谈到女子的言谈举止时，主张说话简练、精确，避免矫揉造作，冗长无味，穿着打扮要像古希腊、罗马的女子那般自然得体，反对刻意修饰。他提出应当克制女性的虚荣



心，培养她们喜爱单纯、优雅的审美情趣。在他看来，在女子教育中，应重视环境和生活状况，养育子女、管理家政是女子的职责。全书贯串着宽容的思想。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著作中阐述的思想有许多狭隘和错误之处，但在当时，却有其革新的意义。费讷隆在他这第一部作品中已显露出简洁明了、朴素无华的写作风格。

1651年，弗朗索瓦·德·萨利尼亚克·德·拉·莫特—费讷隆生于法国佩里戈尔的一个贵族世家。他幼年丧父，由叔父抚养，自小受到良好的人文主义和哲学教育。他年纪轻轻便进入巴黎圣絮尔皮斯神学院就学。1678年，出任为皈依天主教的新教教徒而设的“新天主教教会”会长，达十余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路易十四的宠臣波维利埃公爵。公爵夫妇膝下有八个女儿，《论女子教育》便是应他们的请求而写的。不过，这部著作远远超出为公爵夫人提供忠告的本意，成为阐述女子教育理论的论著。在1681~1686年间，他陆续写下《论雄辩》，结合他讲道的体会，阐发他对雄辩的见解。但这部对话体论著一直到他身后，于1718年才面世。

1689年，由于路易十四王孙的太傅波维利埃公爵的举荐，费讷隆被任命为王孙的教师。这一举荐受到路易十四宠信的大主教博须埃的首肯。为教学需要，他撰写了《寓言集》(1690)、《亡灵对话录》(1712)和脍炙人口的教育小说《泰雷马克历险记》(1699)。1693年，费讷隆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冈布雷大主教，由博须埃亲自授任。但是，不久，他发表了《圣徒箴言诠释》(1697)，宣扬寂静派清心寡欲的观点，引起教会和国王的不满，遭到维护王权的博须埃的谴责。特别是小说《泰雷马克历险记》在未经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出版，其中影射国王的内容激怒了路易十四，遂下令撤消了他王孙教师的职务，限令他回到主管教区，不得外出。从此，费讷隆过着隐居生活，郁郁寡欢，以写作终其一生。1714年，他应法兰西学院对将完成的辞典征求意见的要求撰写了《致法兰西学院书》(1716)，这是一部重要的古典主义文艺批评论著。



费讷隆是位神学家，他写有不少思想深邃的神学著作，而在文学领域，他也称得上是位一流的大师。他崇尚单纯、细腻、质朴、自由和平易，他早期的作品《论雄辩》就突现了这些特点。

说到雄辩，我们常常会想起律师的辩护，牧师的讲道，教师的讲授，演说家的演讲，甚至大会、小会的发言，总之，雄辩就是一门说话的艺术。费讷隆在这部作品中条分缕析，层层深入，对雄辩这一命题作了鞭辟入里的阐述。这部对话体论著包括三篇对话。第一篇对话是批评当时的说教家弄虚作假，卖弄聪明的。他提出雄辩的目的是“给人教益和使人变得更优秀”，演讲中应当少一些插科打诨，要做到言之有物，这样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对伊索克拉底和狄摩西尼这两位古代伟大的演说家进行比较，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指出伊索克拉底的演说辞虽然词藻华丽、精雕细琢，听起来十分悦耳，但是，由于他只考虑协调词语，琢磨自己的想法，他的雄辩全部表现在遣词造句上，因而，他只是位冷漠的演说家。而狄摩西尼的演说则推理严密，言辞恳切，富有激情，能激励人，吸引人，洋溢着高贵的情感，达到“让人信服真理和美德”的目的。在现实生活中，不乏无聊的文人政客，惯于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其实内容干瘪苍白，全是为了取悦上司和攫取名利，费讷隆似乎洞察了这些蹩脚的雄辩家的本性，他特别强调，雄辩是一门“使人信服真理和善良”的艺术。恶人和好人都能使用雄辩，它能使人信服真理和公正，也能被利用来使人相信谬误和不公正，而且，作为一门艺术，同样能够被当事人用来取悦人，并赚取名誉和财富。为此，费讷隆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人的演讲不管多美，如果它于公众无益，这种美不胜收的演讲又要它何用？”

在第二篇对话里，费讷隆阐发了演说艺术的原则。西塞罗曾说过，不可能把雄辩和哲学分开。费讷隆认为，为了达到雄辩的目的，演说家“应该证明、描绘和打动人心”，这是雄辩艺术的三项重要原则。他进一步提出，雄辩的旨趣在于教育人、取悦人和感动人。因此，雄辩是一种进行道德教育的严肃的艺术，决不是用闪光的语言去迷惑人的无聊手段。演说家不仅要像哲学家那



样经推理来证实自己立的命题，而且要懂得如何描绘事物，不仅说出事物的样子，还要说出它们所处的境遇，要说得栩栩如生。他形象地把演说中的描绘比喻为画家作画和诗人写诗，“画家为眼睛绘制，诗人为耳朵描述，两者都是要把客体送入人们的想象中去”。简单的叙述不能打动人心，仅仅提供事实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像诗人那样充满激情，生动地描绘事物，激发起人们的情感。崇尚简朴、单纯的费讷隆以维吉尔和荷马的作品为例，主张摒弃一切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因为，“一切使你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不可靠的，不能使人信服”。只有用饱含感情的语言和恰如其分的自然表现的肢体动作才能感染人，达到说服人的目的。

第三篇对话主要是论证《圣经》和先圣遗著的教诲，认为这些神学巨著是雄辩的源泉。虽然，在这一篇对话里，作者探讨的是神学方面的问题，但他再次强调真正的雄辩是善于推理，富于智慧，以真情打动人，教育人，达到心灵沟通的境界。

整部作品以 A、B、C 三个人物进行对话的形式而展开。A 代表作者本人，是主讲人，与 B 就提出的不同意见展开讨论，C 插话不多，只是提出一些世俗的和非宗教的想法。A 始终紧扣命题，循循善诱，深入浅出，论证透辟，可以说，费讷隆用雄辩的笔调表达出对雄辩的独到、新颖的见解。同时，在这部论著中，他再次提倡简洁明了、纯朴自然的文风。

在《亡灵对话录》中，费讷隆假设历史人物在天堂或地狱相见，在对话中倾诉各自的感想。这些人物往往不是同时代的，而是一些根本不可能相遇的人，有著名作家、历代君王、政治家、驰骋疆场的骁将等各色人。每一篇对话环绕一个主题，涉及的面很广，或谈论治国之道，或谈论权术、荣誉、道德、诗歌、绘画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对话是对马基亚维里主义的驳斥，严正指出，“靠罪孽赢得的伟大，不会带来持久的荣誉和幸福”。在《维吉尔和贺拉斯》的对话中，两位大作家彼此称颂对方的文学成就，并指出了不足之处，堪称一篇闪烁着真知灼见的文学评论杰作。《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的对话则充满人文主义和宽容精神。作者假借苏格拉底的口，谴责“战争



是人世间最大的灾难”，因为战争就是人反对人，意味着人类会流血，会受到伤害。这部对话录是费讷隆为王孙而写的读本，旨在诱导王孙热爱民众，热爱和平，以德行治国。

费讷隆是古典主义最后的代表，他运用对话文体撰写的这两部对话录浓缩了他的美学主张，体现了他信古、好古的思想特点。他的笔触朴素无华，平易近人。综观他的作品，也可以发现他思想常常矛盾的特点，他既富有宽容的精神，但对批判的对象又常常显得严厉，甚至苛刻。

收入“经典对话录”丛书的《论雄辩》《亡灵对话录》，系首次译成中文出版。这有助于我国读书界感性地认识费讷隆这位极富思想、艺术个性的法国作家，有助于加深对他的研究，同时，这两部著作的面世，对于了解西方对话录文体的特征、价值以及它的发展与嬗变的轨迹，也是大有裨益的。



目 录

CONTENTS

雄辩的费讷隆 \ 谭立德

论雄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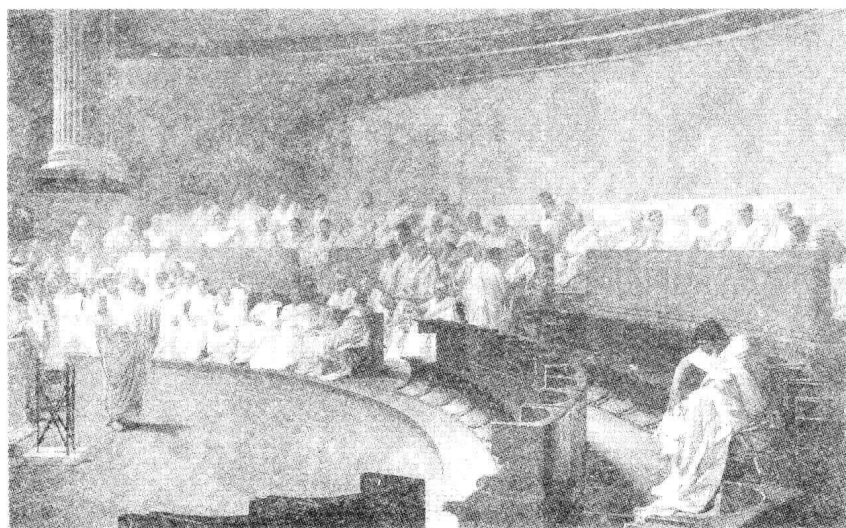
- | | |
|----|-----|
| 3 | 对话一 |
| 31 | 对话二 |
| 57 | 对话三 |

亡灵对话录

- | | |
|-----|---------------|
| 91 | 阿喀琉斯与荷马 |
| 95 | 奥德修斯和阿喀琉斯 |
| 98 | 奥德修斯和格里吕斯 |
| 103 | 罗慕路斯和雷穆斯 |
| 105 | 罗慕路斯和塔提奥斯 |
| 107 | 罗慕路斯和努马·庞波利乌斯 |
| 110 | 梭伦和查士丁尼 |
| 113 | 德谟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 |
| 116 | 希罗多德和卢奇安 |
| 119 | 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 |
| 123 | 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 |
| 128 | 苏格拉底、亚西比德和提蒙 |

136	狄奥尼西奥斯、皮西亚斯和达蒙
139	柏拉图和暴君狄奥尼西奥斯
141	亚历山大和克里图斯
144	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
146	皮朗和他的邻人
149	西庇阿和汉尼拔
151	汉尼拔和西庇阿
154	卢库卢斯和克拉苏
157	苏拉、喀提林和恺撒
159	加图和西塞罗
163	卡利古拉和尼禄
167	贺拉斯和维吉尔
171	帕拉修斯和普桑
179	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普桑
184	路易十一和枢机主教巴吕
188	路易十一和菲利浦·德·科明尼斯
190	陆军统帅波旁和巴亚尔
193	查理五世和圣尤斯蒂隐修院的一名青年修士
196	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
199	枢机主教吉麦内兹和黎塞留
202	枢机主教黎塞留和马萨林
208	阿巴贡和多兰特

论雄辩 >>>





◎ 经典对话

对话一

反对自命不凡者在讲道中故弄玄虚。雄辩的目的是给人教益和使人变得更优秀，所以演讲者若怀有私心，便达不到这个目的。

A: 那么，先生，您刚去听了不久前您曾想邀我一起去聆听的布道吧？不过，我只要能听听我们那个堂区的传教士讲道，也就满足了。

B: 我们那位传教士的讲道可把我迷住了，先生，您没去，那才是一大损失。我还定了一个位置，以免错失封斋期间的任何一次讲道。那位传教士真让人佩服，您只要听过一次，对其他人的讲道便再也不会感兴趣了。

A: 那我就更要注意别去听他的讲道，我可不愿意让那位传教士使我对别人的讲道统统不感兴趣；相反，我倒在寻找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使我对神的话产生偌大的兴趣和重视，使我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更愿意去聆听。不过，既然我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而您又正从这场美妙的讲道满载而归，何不请您，先生，给我弥补弥补？求您了，请您给我们说说您还记得的讲道内容吧。

B: 用我的口来叙述会使这场讲道大为逊色，连篇的珠玑妙语也会丧失殆尽；最好还是由布道人自己来对你们说……

A: 这是怎么啦？他的构思、论证、主旨、组成他演讲主体的那些基本真理竟然荡然无存？您心里居然没有留下丝毫印迹？